

歷史小說

鐵假面

廣智書局印行

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廿二日初版
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廿八日發行

(鐵假面上卷)

定價大洋五角



版權所有

著者 法國波殊古碧

譯者 中國聽荷女士

發行所 廣智書局

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棋盤街中市
廣智書局

小歷史
小說

鐵假面卷上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風雪夜夫婦密談心 | 血光災英雄初遇劫 |
| 第二回 | 痴婢子夢裡葬香魂 | 貴夫人夜深脫危局 |
| 第三回 | 假接吻出險遇救星 | 暗傷心登樓逢舊雨 |
| 第四回 | 甜言密語奸吏招降 | 負義忘恩奴才叛主 |
| 第五回 | 柯比里設計賺佳人 | 晏守雄出郊迎密使 |
| 第六回 | 撫遺物奧利發痴情 | 走長途埃斯齋警報 |
| 第七回 | 旣焚傷馬少婦知愁 | 伏發射人全軍覆沒 |
| 第八回 | 常夜燈慘照冤淵鬼 | 鐵假面初作鎮台囚 |
| 第九回 | 瞞強敵改服扮漁夫 | 訪密囚分途充探子 |
| 第十回 | 貴婦人隻身潛古寺 | 大怪物深夜盜密箱 |

目

錄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羅波遇美席上銷魂 | 奧利說情車前受辱 |
| 第十二回 | 將計就計設局迷人 | 以恩報恩挺身救主 |
| 第十三回 | 潛聲耳畔暗遞絲繩 | 匿迹濠中猛攻石闌 |
| 第十四回 | 救鐵假面伯爵逃生 | 坐夜馬車夫人失意 |

歷史小說
鐵假面卷上

法國波殊古碧著

中國聽荷女士譯

第一回 風雪夜夫婦密談心 血光災英雄初遇劫

這部書說的係法國史上一件空前絕後的秘事。這件事就出在法王路易十四世在位的時候。那路易十四世。威名赫赫。懾服四隣。原是一個歷史上極有名的專制君主。看官當是知道的。只因窮兵黷武。厚斂橫征。外則結怨於隣封。內則失歡於百姓。致令國內不平之士。無賴之徒。莫不積怨發憤。狡焉思逞。或欲借外援以倒政府。或欲結皇親以謀廢立。人懷不軌之心。士有擒王之志。亂黨叢起。前仆後繼。當時賴有警視總監羅波。刻薄寡恩。羅織黨獄。常派出無數偵探。到處嚴密訪拿。因此亂謀每多破敗。舉事不成。那落魄志士。往往逃往隣國普魯士府。以爲根據。原來普魯士府距巴黎不遠。消息易靈。交通亦便。一旦有緩急。可從巴黎逃去。若是逢著機會。又容易起兵攻入巴黎。所以法國的國事犯。遇有危難。大都逃到這裡。養晦韜光。徐圖恢復。這是當時的實在

情形。畧爲表出。以指明下文的關係。如今單說普魯士府普魯士街。有一間酒館。但凡從巴黎往普魯士府的人。都要從他門前走過。記得西歷一千六百七十二年二月九日。黃昏時候。寒氣凝。忽然吹出一天大雪。只見那酒館裏。食客滿座。酒氣熏人。便有三朋二友。且飲且談的。正在那裏賞雪。忙的那酒保東馳西走。招呼不暇。只有櫃台上坐著的店主人。頻頻向著那屋角的座位。不轉睛的張望。原來那邊有兩個武士打扮的。各各腰間橫著一把腰刀。正在那裏並坐閒談。一個是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的大漢。身材高大。氣宇軒昂。銳眼濃眉。高鼻闊額。嘴邊橫著黑漆似的兩撇八字鬚。鬚鬚真個威而不猛。勇而多謀。再看他的同伴。却是一位不滿二十歲的美貌少年。只覺他顏如傅粉。比那意外的飛雪。還白幾分。只是顯著一種憔悴風塵之色。頭上盤著如雲的細髮。偏又壓出帽子外來。遮垂前額。眼如秋水。明媚之中。却帶些幽怨之情。一望便知爲多愁多恨。却正因此惹人可憐。那店主人頻頻偷看。想正是驚他美艷。詫異著男子何得有此麗質。見那少年不時抬起媚眼。望著那大漢。那大漢却似另有一腔心事。不爲那少年的愛情所動。只管巴巴的望著門外。口裏頻說還不來。還不來。似是等著什麼。

東西。那少年忍耐不住問道。晏郎。你這麼樣。要等什麼。那姓晏的發急道。等那郵局的馬車。因爲這回的馬車。是應該把那荷蘭新聞送到的。那少年道。不錯。那荷蘭新聞……說至此。便不說了。一會那大漢。忽然叫了一聲蘋花。那少年應一聲是。那大漢道。你近來爲什麼這般沒精打采的。把事情都忘記了。那叫做蘋花的恨恨的答道。我一向爲著你。拋棄父母。離別家鄉。改了這樣打扮。說著兩眼不覺滴下淚來。只管看著自己的男子裝束。姓晏的看見了。便似有些過意不去。早已低聲下氣說道。這也是見事做事。沒有法子的。你別怪我。你看那荷蘭新聞到了。儻然那新聞紙上頭載著我們同黨相約的暗號。說至此。忽覺自己說的聲音太高。恐被旁人聽見。因又低聲接續說道。我現在在這裏等那新聞。我的命運或是生。或是死。也正就此定局了。蘋花道。我的命運也是如此。倘若這件危險的大事。破敗不成。你不幸爲國捐軀。那時我也要同你一塊兒。不能在這人世了。姓晏的聽著。捺不住一掬愛情。不覺拉著蘋花的玉手。說道。這個也是真的。蘋花道。你爲什麼總不肯絕了這箇念頭呢。若是從此罷手。你我兩人回到故鄉。豈不安安樂樂。過這一世。姓晏的道。你又說痴話來了。蘋花道。我想靠著這寥

寥無幾的同志。要幹這麼大事。料得是難成功的。所以我……姓晏的道。那裏話。目下的同志。縱然寥無幾。但是已經約定。只聽見我義旗一舉。那隣國便須起兵相助。將來同志不患應者無人。如今安有罷手的道理。我們今日幹這大事。正是拿著復仇的主義。你試想一個受過伯爵封典。好好的武士。只因接了一封係從一個許字女子寄來的信兒。便要借此爲題。削了他的兵籍。這樣無端屈辱。叫人怎生好受。我想起這數年來。受盡幾多磨折。閱盡幾多風波。正都從路易而起。恨不得食他的肉。寢他的皮。一洩我胸中不平之氣。況且不止路易。就是路易所用的羅波。也十分可惡。無論我到什麼地方。總是派了偵探。跟著我走。你說可恨不可恨呢。我本奉著大將軍的密旨。偷見今日的荷蘭新聞第三頁上。有了羅馬那兩個字。便要立刻趕回巴黎。那時我便携著你。約同那十五位同志。一同離了此地。要令路易及羅波知道。我晏守雄伯爵的利害。這樣說來。今晚正是歐羅巴全洲的形勢。從此一變的大關鍵哩。說著。緊握兩拳。聲色俱厲。再向門外一望。這回果見有一輛郵政局的馬車。正在門口點交包裹郵件。那店主人早從裏頭揀了一束新聞紙。向著裡邊拿來。這時晏守雄恰似考生爭要看題名。

錄一般。正張眼等著。只見門外忽有一條又高又大又峨嵯的大漢，搶步入來。一手把店主人挽住，說道：「這是荷蘭新聞麼？這上頭定是載有什麼趣致的紀事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把新聞奪了去，打開一看，便又說道：「是這個，是這個，我們慢慢的念來看罷。」說着忙把外套上的雪花彈了去，便坐在一張椅子上。旁若無人的要看那新聞。守雄仔細看時，只見他生得雄雄赳赳，滿臉鬚鬚，色黑唇厚，料來不是個尋常的人。又見他旁邊坐着一箇同來的，生得短小精悍，是箇紳士打扮。守雄猜不中他是什麼樣的人，只佯作不知，叫著那店主人問道：「剛纔託你取的荷蘭新聞，怎麼樣了？還不快拿了來。」店主人旁旁皇皇，望了守雄一眼，又望了那大漢一眼，說道：「那新聞正要送給你，已經拿到這裏來。後來……」守雄道：「既是拿到這裏來，後來却又怎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被那位老爺拿了去了。」店主答了一聲，似已知道。兩個武士相逢，定是不肯相讓，自己不便從旁勸解，便借意退了下去。這時那大漢應該是聽見那店主人的說話的，只是並不回頭一看，還自拿著那新聞翻來覆去的，看得滋滋有味。守雄暗中叫了一聲：「這個臭東西，且一睜正待發作，忽又忍住了氣，向那大漢說道：『那店主人說你把那荷蘭新聞拿了，果然嗎？』」

那大漢掉過頭來。把守雄上下相了半天。並不答話。便又拿起新聞來看。守雄忍不住一把無明業火。那面色早已青了。負氣道。這真奇怪了。你真不懂得規矩了。我這麼問你。你却一言不答。這豈是武士的所爲嗎。那大漢帶嘲帶笑的答道。我喜歡便答不喜歡便不答。你別來討老爺的厭罷。守雄道。說什麼喜歡不喜歡。你不是強把那荷蘭新聞拿了去嗎。那大漢道。這箇不待你問。你睜眼一看。就應該懂得了。因爲拿了。纔在這裏念着哩。今日那新聞載着有趣的文字。我不從頭至尾。把他念完。怎麼可以釋手呢。守雄見那大漢無禮已極。不覺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一手摸著刀靶。舉起足來。便想撲將前去。只見蘋花從背後拉住。悲切切的只叫了一聲你。守雄一聽便忽醒悟。暗想自己現時在這地位。那可因小事生氣。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。今若在這裡爭鬧起來。倘被這裏的巡捕拿了去。豈不誤了大事。況且法國的警視總監羅波。到處派有偵探。要查探我們的事情。怎可和這種痴漢鬧事。自陷險地呢。不如可忍則忍罷了。便又忍着氣。更向那大漢說道。你未必知道這新聞紙。原係我特自寄信去定來的。我因爲要看這新聞。在這裏足足等了一點多鐘了。那大漢道。我那裏曉得。我不管你等不

等。我的脾氣，覺得有趣，便要拿來看。守雄咬牙切齒，把一雙怒眼，釘在那大漢面上，又忍住了氣說道：這也無碍，但請你暫時給我一看看，我立刻便交還你。守雄原是個不好惹的男子，這回却這般低首下氣，他的心中好不委屈。那大漢偏又恃強道：你雖懇懇的求我，我却只是不答應。守雄道：那麼，請你看完之後交給我看看，可使得麼？那大漢道：你這贅累東西，看完之後的事情，現在那能知道？或是照舊攆好，放在衣袋裏，帶了回去，也未可定。欺負一次，又欺負一次。那大漢蠻橫至此，叫守雄那能再忍，便即推開了蘋花，一踏步，便走到那大漢面前。那時座上的客人，見有兩個武士闖出事來，便七忙八亂，不管風雪交加，霎時間都已逃出門外。連那店主人，也不覺嚇得面無人色，逃向後邊去了。只剩下蘋花，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只在守雄背後徘徊瞻顧，聽着他兩人相罵。守雄道：你真無禮已極了。我今只問你一句：你究竟把這新聞給我不給我？那大漢並不回答，只向著坐在他旁邊的那箇紳士說道：朋友，在這鄉下地方，也有這等荒唐的人，要看新聞紙，豈不奇怪麼？只見那紳士微笑答道：他定是有箇緣故，纔要看那新聞，既係他的東西，他向你要回，也是應該的。守雄原是性急的人，一日動了氣，怎能忍耐得

住。從旁聽他兩個嘲弄。自己不禁伸出手來一拉。便把那大漢的襟頭拉住。說得一聲你起來。便把他拉起來。說道。不受抬舉的東西。我要你坐不得。那大漢立了起來。便不敢怠慢。把守雄的手推開了。連忙退後一步。裝著身勢。看他的手腳來得快。便知他是箇有本事的。只見他望著守雄的面上說道。你這厮真有趣。你要來試我這口刀麼。你未必知道這口刀的名字了。這叫弗爛白刃。江湖上的好漢。聽見了他的名字。也要縮舌的。先日斬了一箇德國士官的頭顱。剛纔把他的血拭乾淨了。你又要來污他。這也算你一場造化了。一面罵。一面把那新聞紙摺好。納入衣袋裏。當下守雄若係心和氣靜。一聽見了那弗爛白刃的名字。定然猜得着那大漢是什麼人。便知遇了惡敵。急要罷手了。可惜守雄這時。被那無明業火。迷住了。只聽見那大漢說道。我已藏在身上。你除非把我殺了。莫想拿得去。你既是這般想看。你要取他去。有本事。只管來。守雄這時知道怒也無用。勉強忍住了氣。先向蘋花說道。你把門關好了。別要外邊的人跑得進來。蘋花聽說那面色越發青了。只把這雙眼睛看了守雄一眼。露出要勸止他的意思。只見守雄絕不理會。便沒法子。只得依他把門關上。這時同座的客人。早已散的精光。

只剩下那大漢和那紳士守雄和蘋花這四箇人。守雄見一切停當，便從腰裏拔出刀來，就在自己的靴底揩了一揩。那大漢也不慌不忙，先把外套脫了，再把手套脫了，又把帽子除下，慢理斯條的準備好了，便把那三尺來長有名的弗爛白双只一拔，便拔出來雪亮亮的向空振了幾下，便開了步作箇勢，叫道：任你來！只見他提防周密，無隙可乘，果然不愧是個劍客。那紳士從旁看著，連聲叫道：有趣有趣，便拍手一躍，跳上那牆邊的桌子上去。蘋花這時，心忙意亂，急的把身子躲在柱後，只管睜著一雙淒涼的鳳眼，不轉睛的看望。守雄這時正在相著那大漢，看從何處下手，忽然心中生了一塊疑團，想著這狗才莫非係羅波從法國特地派來，行刺我的刺客，他這般無理，奪了我的新聞紙，又看他這般辱我，斷非事出無因，可恨我少年氣盛，一時隱忍不住，闖出這件事來，或要中了他的計，想起大將軍曾誡我不可恃那血氣之勇，如今真覺得他說的是名言。至理。正沈吟想著，不勝後悔。那大漢看見這箇光景，便說：你見我先行準備，知道沒有下手的去處，所以著急嗎？你若要我等你時，你說了出來，我可讓你。守雄聽了這話，再忍不過，便把刀拿好，退了一步，作起勢來。心中還想：我若被他殺死，致令

事敗無成。豈不可惜。可幸我們同黨的名字。羅波還未曉得。這也畧可放心。想著。定了主意。連忙提刀向那大漢一突。兩人就奮鬥起來。原來當時的決鬥。和今日的比武。大不相同。那時真是鬥個你死我活。不是分了勝負。便算事的。再者近來比武。必要較量軍器的長短。又各找著一個証人。預先定了日期。擇了地方。幾乎等到怒氣都已平了。纔去相鬥。那時却没有這般從容。只是彼此一旦動了氣。不管什麼地方。各各憑著身邊帶著的軍器。便要動手。倘見敵人的軍器。比自己的優長。只得埋恨自己的運氣不好。就是了。這時守雄的腰刀。比那大漢的弗爛白刃。短了約有七寸來長。又是正在養晦。韜光的時候。無論什麼都怕惹人耳目。因此他的刀。鏢也極細小。幾乎遮不住手。至於穿的衣服。那大漢正似臨陣一般。穿著皮衣。守雄穿的都是綢緞。傲的。又說到身材。守雄也要矮他二寸。這般看來。守雄已有四分劣敗。那大漢却有六分優勝了。守雄當下却似未曾計較到這個。只恨不得一刀取了那大漢的性命。忙把身子對正那大漢。屈了膝。坐了腰。隨手把刀向那大漢頭上一斬。那大漢把頭向後一縮。閃過了。跟著還了一刀。恰好向守雄的鼻端斫下。這時那紳士站在守雄背後。蘋花却在那大漢的背

後。看見了這個光景。正各自替着自己的同伴著急。後來各自分開。彼此再一擊。兩口刀併在一處。暫時並不聲響。動也不動。彼此呼吸一會。守雄忽又喝了一聲。把刀斬將過去。隨即一收。又是一縱。那大漢都架住了。脚步並沒有絲毫移動。恰似泰山不可撼的一般。想來這個。正是他以逸待勞。故意激怒守雄。令他自懈的計策。守雄忽自想及此著。恐怕中了他的計。便想乘著一鼓作氣的時候。一擊中了。因又看的十分正準。猛然刺去。一來一往。或上或下。風馳電掣。相戰約有二十分鐘工夫。只見守雄拿著的細刀。有時向空飛振。叱叱作響。有時纏在敵人的刀上。恰似一條繩索一般。只見那有名的弗爛白刃。還沒有一次平行傍著。只管向著守雄的眼底。自來自去。那大漢口裡還說著。真像打鐵的打鐵板了。你把我的刀當了鐵砧。是使不得的。守雄說了一聲。這個也是麼。便又向前一縱。這時出盡生平氣力。眼見這口刀。正向中那大漢的腹部刺去。只可恨刀短了。還刺不到。便被格了去。那大漢又說道。這一刀。果然利害。若是別人。必定被你弄倒了。又是贊人。又是自誇。那大漢似見還架的機會到了。話猶未了。便乘勢一縱。恰似電光一閃。正向著守雄的眉心斬將過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守雄把刀一劃。

早把他的刀攔在一邊。那大漢倒也出了意外。便道：佩服佩服。竟能把我的刀橫掃了。真箇不是沒有本事的。可惜你師傅教你的劍術，不是我的敵手。這回，定是我的勝利了。你看你額上的汗，爲什麼在這雪天，還自蒸出熱氣來了。原來守雄當初還是矜持，不肯暴怒。到後來忍捺不住，戰了半天。果然汗如雨下。蘋花看著，不覺暗地裏替他著急。便從柱下閃身出來。一手摸著腰刀，拔也拔不出來。只是或起或坐，或左或右。正在旁皇無措。忽看見這個光景，不能再忍，便把一隻手指，攔在臂邊，以示守雄。須要鎮定的意思。守雄也似會了意，便把剛纔手不停揮的刀，指著敵人的胸前，再不動了。胡亂吐了幾口氣，便轉到敵人橫邊去。那大漢也且防且走，不一會彼此全然換了地位。守雄在蘋花的面前。那大漢又在那紳士的面前了。兩人相持不發的時候，守雄的盛氣早已鎮靜了好幾分。勇氣也漸恢復過來。蘋花看見，心中暗喜。那大漢這時却是不肯干休。這回却找出說話來。偏要激怒守雄。說道：狗才，你爲那荷蘭新聞。這麼著急。你是想看什麼新聞呢。狗才，我把我記得的說給你聽。等你到了地獄裏，也帶得些土產去罷。這幾句要緊的話，守雄聽說，似再動了心。那大漢看得親切，便接續說道：第一條路

易十四世行觀兵式，是這箇麼……我看你絕不驚怪。定然不是這個了。啊，是第二條麼。是了是了，第二條係警視總監羅波兼署陸軍大臣，名譽甚佳，守雄原知道第一二條都是與己無關。自己的緊要暗號，却在第三條上。若係有羅馬那兩個字，即係我們大將軍向著我們同志，下了一箇『進』的號令一般，就要乘夜趕到巴黎去，斷沒有工夫再和那痴漢幹這無爲的事。守雄心裡著急，恨不得叫他快些把第三條念了出來，只管緊緊的持著刀鞘，却是息心靜氣的聽著。那大漢似已窺見他的隱情，便又說道：第二條也沒關你事嗎？那第三條是怎麼樣了……是了是了，是說有急使到了巴黎，那急使係從羅馬來的，這從羅馬來的這一句話，正刺中守雄的心窩，恰似親耳聽見了大將軍的命令。忽想累年經營，在此一舉，料來我的同志，或已見了這暗號，各自起程去了。我若一人獨自落後，將何以對得衆人？剎那間，偶一涉想，忽自忘形，叫了一聲呀。這個叫著，不覺神氣一懈。那大漢原要窺著這個破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口弗爛白刃的名刀，趁著這個機會，猛然一擊，可憐守雄提防不迭，早已被他斬入第四肋骨和第五肋骨的中間，又是傷口甚深，霎時間口鼻吐血來，便俯身倒在地下了。正是天